

老兵故事

曹淳亮 主编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厂址：肇庆市郊狮岗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75 印张 1 插页 200,000 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 册

ISBN 7-218-02897-7/1·351

定价：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：(020) 83791084 83790667

目 录

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□革命生涯/刘玉堂 |
| 8 | □在西沙南沙的岁月里/侯小玲 |
| 15 | □难忘的航程/杜光华 |
| 22 | □大难不死/方思聪 |
| 28 | □考兵/田 瑛 |
| 33 | □飞来的美食/彭良斌 |
| 39 | □“女伢子”部长/肖建英 |
| 42 | □桃花岛的蛇/李中林 |
| 47 | □军事参谋作家梦/郭光豹 |
| 54 | □“戴笠楼”中的不眠夜/王 琦 |
| 60 | □生离死别/张启荣 |
| 65 | □入党/张 欣 |
| 69 | □四个兜的消防兵/阅 尽 |
| 73 | □三仙姑下神/老 烈 |
| 79 | □战备演习/王丹丹 |
| 82 | □“李昌来哥哥”/李招培 |
| 86 | □给班长当“密使”/峭 岩 |
| 90 | □说句心里话/易望明 |

目 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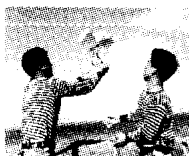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
|-----|---|
| 94 | ☐ 一截竹筒饭/杨大斌 |
| 97 | ☐ 伟大的骑士/梁 信 |
| 105 | ☐ “天河”捕鱼/张绍国 |
| 109 | ☐ 都市小妹和深山哨长/欧阳一杰 |
| 118 | ☐ “好肥”轶事/郑 治 |
| 124 | ☐ 老柴/寇延丁 |
| 131 | ☐ 特务连轶事/兰 草 |
| 137 | ☐ 猪倌/邓建华 |
| 141 | ☐ 真正的宝贝/刘晓林 |
| 145 | ☐ 那床花棉被/林 子 |
| 148 | ☐ 通讯连的女兵们/赵 翼 |
| 153 | ☐ 车过娃娃寨/胡则丘 |
| 161 | ☐ 戴白围兜的小姐妹/余春水 |
| 164 | ☐ 大傻当兵/吴荣水 |
| 168 | ☐ 护秋/关专台 |
| 172 | ☐ 荒原风雪夜/李人健 |
| 178 | ☐ 三闯鬼门关/加 林 |
| 184 | ☐ 缘分/邹高望 |

目 录

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189 | □歪把子团长/崔洪昌 |
| 194 | □疮怎么好了/唐 瑜 |
| 197 | □拳击夺冠记/杨茂深 |
| 203 | □其实她很美丽/易 明 |
| 210 | □掉队/符成仁 |
| 215 | □军人亦钟情/刘树生 |
| 221 | □一锅夹生饭/陆 荧 |
| 226 | □永远的苹果/谭光荣 |
| 231 | □不该犯的错/英 涛 |
| 236 | □谍影/高 岭 |
| 243 | □华尼作姆之死/汝 其 |
| 246 | □手表的故事/何振清 |
| 251 | □我的好班长/张 诚 |
| 258 | □欢迎检查团/崔洪昌 |
| 263 | □敬礼/朱迅翎 |
| 266 | □公开的情话/尹 广 |
| 271 | □戒烟记/倪良喜 |
| 274 | □送马/陈 胜 |

目 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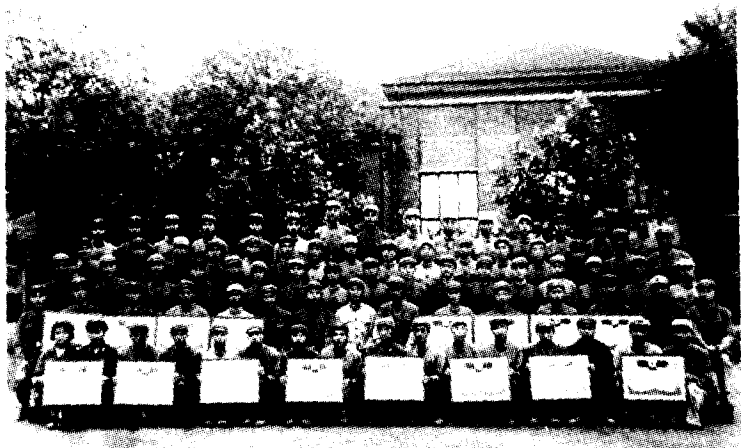
- 282 ☐ 《化城》给我惹了祸/阿 平
- 285 ☐ 战友情缘/小 明
- 290 ☐ 陈梅初/刘树生
- 296 ☐ 我给战士演“炕头戏”/张 束
- 300 ☐ 电影放映员之光/邓 斌
- 304 ☐ 曾大妈为我送棺材/杨大斌
- 307 ☐ 风雪唐古拉山/黄英均
- 314 ☐ 老廖/刘延风
- 318 ☐ 骨肉情深/孙连捷
- 325 ☐ 沾着肉皮的轻机枪/肖 玉
- 329 ☐ 狩猎莲花洞/兰承晖
- 335 ☐ 惊心动魄的空中搏斗/宋忠伟
- 340 ☐ 难忘的口令故事/姚柏林
- 343 ☐ 北仑河畔/常德义
- 350 ☐ 品味青春/王苏红
- 354 ☐ 木壳的军舰/雪 岛
- 359 ☐ 我与尼果多拉/汝 其
- 362 ☐ 萦绕心里的记忆/杨志湘

目 录



- 365 □吃饱了，别想家/李 骏
- 368 □白牡丹的故事/吕 安
- 371 □爱哭的小女兵/纪乐勤
- 377 □大嘴/王玉彬
- 380 □一班长/张 波
- 383 □张华峰/张 波
- 387 □夜哨惊魂/峭 岩
- 390 □侦察兵/何继青
- 396 □后记

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比武大会广州军区代表队留影 一九六四年八月
于山东济南



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比武大会广州军区代表队留影。（摄于1964年8月山东济南）

余德文

革命生涯

（济南）刘玉堂

让咱们的孩子也弄个革命干部出身

用革命生涯做标题，没有半点调侃的意思。想想看，我一个

年近半百、贫农出身，又是沂蒙老区出来的同志会调侃革命吗？你了解我的背景、我的观念、我的为人，就会觉得我是认真的。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在谈到革命的时候总是严肃认真的。

之所以用这样的标题，还因为这样一件事：先前我们在人生一些比较重要的关头诸如入党了、参加工作了、提干了、评职称了等等，都是要填各种各样的表格的。在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出身民族之后，就有一个栏目叫“何时参加革命”。不知现在的表格上是否这样写，我在1968年刚参军的时候是这样写的。

当时与我一起入伍的还有我邻村的一个小子，叫刘启贵，是农中毕业的。还在县城集结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当上了海军而不是一般的野战部队而自豪。他引用那个接兵的李参谋的话说，陆军是灰溜溜呀，海军就雄赳赳呢，他说陆军穿的是绿军装却还叫灰溜溜，是因为头年他们支左支错了，净支持那些保守派；海军穿灰军装却不叫灰溜溜而叫雄赳赳，是因为他们支得好，观点正确，这与海军的文化水平普遍比陆军高也有关系。我听着就挺新鲜，同时受他的感染，心里也有点小自豪。看得出他对那个李参谋巴结得挺紧，在整个接兵的过程中，他颠儿颠儿地寸步不离他左右。当初李参谋到我家家访的时候，也是刘启贵领他去的。他向李参谋介绍我是高中生，一中毕业的，要不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就保送到军事院校去了。他家离我家3里地，估计这事儿他听说过，他就想当然地告诉给了李参谋。李参谋即露出见过大世面而不以为然的神情，说是吗？那好的、好的。嗯。此后不知怎么回事，这个李参谋一直对我比较冷淡。直到我跟刘启贵一起分到一个连队之后，他才跟我分析说，李参谋可能觉得你比较清高，不太好接近。我说，我一个新兵就让他觉得不好接近吗？他说，主要是你这个表情，让人觉得你比他水平高似的；我呢，一个庄户脸，一看就让人觉得无能，当然也就比较忠诚可靠、憨厚朴实，

他就比较放心。我听了即如雷贯耳石破天惊，想不到这么憨厚的同志会有如此独到的见解。

这话可真让他说准了，在我此后的革命生涯中，我吃这个表情的亏可是吃老了，无论我怎么的埋头苦干、吃苦耐劳、自谦甚至自卑，可每当关键时刻比方评先进了，入党了，提干了，总有人要提醒我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、广泛团结同志云云。直到我跟刘启贵一起转业的时候，我档案里面的个人鉴定上也还是这么几句话。

那次在县城集结，我才知道刘启贵是第一次到县城来。他说，在县城读高中可是怪得意呀，那就比我们在山沟里上农中多见好多世面；瞧，满街上都是公家人儿，咱们到了部队一定好好干，将来也弄个公家人儿当当；哎，镇上有两个新兵的表格上，家庭出身一栏里还填的是革命干部了吧？

他这么一说，也激起了咱的小野心，遂盘算着该怎样地一年入团，两年入党，3年当个小排长，让咱的孩子也弄个革命干部出身……

饲养员的优越

新兵训练结束之后，我和刘启贵正好分到了一个连队。新兵到了连队，分配工作一般都是采取点名的方式，连长在那里喊一声张三，一班！你从队伍里站出来，一班的班长自会将你领走。我们一行十来个新兵，抽签似地一个个陆续都给领走了，最后就剩了我们俩。被最后点名分配的滋味可真是不好受，你孤零零地站在操场上什么想法都有，甚至还担心让人家给退回去。我俩正在那里忐忑不安的时候，连长开言了：刘启贵，勤杂班！刘玉堂，连部！随即分配了工作，我在连部当文书，刘启贵在勤杂班

当饲养员。

当天傍晚，刘启贵将我约到海边去谈心。他第一句话是让你挖着了（沂蒙山方言，赚了便宜）哩，还是多上几年学好哇！我的意识里也是觉得文书要比饲养员好些，遂有点过意不去，好像他当饲养员有咱的什么事儿似的。他说着说着即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，操它的，一个海军，又是技术部队，还养马，养×！

我想起上午指导员向我交待工作、移交档案时我是看过那两匹马的档案的，我告诉他，那两匹马是沈阳军区移交过来的战马，分别立过二等功和三等功；你一入伍就当饲养员，一些老兵都挺羡慕呢！他说，当个熊饲养员羡慕个×呀！我说，饲养员进步快呀，咱连里的干部就统统喂过马，你寻思寻思吧！他的神情才好些。往回走的时候，他就嘱咐我，你往家写信的时候，不要提我在这里当饲养员的事好吗？我说，我提这个干嘛呀！

刘启贵当饲养员，优越性很快就显示出来了，当年他就评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。他在连里的总结表彰会上讲用的时候，说是数九寒天下大雪，小北风在呼呼地吹；你这里被窝刚暖热，却还要起来喂马。要是不起来把马喂，马也不会把话说；要是起来把马喂，回去就不容易再睡着。这时候他想起某一条毛主席语录，通过斗私批修，还是起来喂了。哎，挺实在。他还作进一步说明呢，说是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精神不步。他肯定是想说人无精神不能进步，可为了顺口或更像格言，就故意说成了“不步”，下边就一阵笑。

刘启贵在笑声中成长，转年他就入了党。他又一次约我去海边谈心，他怕我心理失衡，遂用一件隐私来安慰我，他说临来的时候他跟他对象已经去公社登记了，也将结婚之后才能办的事办了，但他的入伍登记表上填的还是未婚。哎，在县城集结的时候，你见过她吗？就是老跟在我屁股后边的那个。他这么一说，

我还真有点印象，当时以为是他妹妹来着，没往心里去。

他问我，长得一般化是吧？像我这种粗粗拉拉的人，也就找个这样儿的，你将来起码也得找个公家人儿。

我听着就笑了，这家伙还真是粗中有细，特别能让人心理平衡。之后他又嘱咐我替他保密，无论如何不要说出去。我说这是你对我的信任，我怎么会说出去！噢，还就是那次他向我指出我那个表情总给人一个清高的感觉来，你以后注意？嗯。

不久，我就调到机关搞报道去了，他还经常去看我，要我严格要求自己，争取把那党来入。此后他如愿以偿，终于实现了当公家人儿的理想，尽管我比他大一岁，可他永远比我进步快，我入党，他提干；我提干，他结婚；等我结婚的时候，人家的孩子已经两岁了。

那次我俩的家属一起去部队探亲，他和他爱人抱着孩子去我那里玩儿，我接过孩子说道，此乃革命干部的后代也！他就说，你这个同志缺乏个严肃性呢！之后即跟我大谈连里的伙食问题——他一直干司务长。待80年代初我们一起转业的时候，他就在一个厂里做了食堂的管理员。再过几年，他那个厂子倒闭了，他也就下岗了，怪不顺的。

冒充首长

那个接兵的李参谋，读者还有印象吧？就是一段时间里对我比较冷淡的那个。那家伙长得人高马大，仪表堂堂，有团以上干部的派头儿。

我调到政治部搞报道不久，即知道他乃一军务参谋，专管接兵及购买计划内物资事宜。他出差的时候经常利用他那个仪表，冒充团以上首长，住好宾馆，吃好伙食，让人家车接车送。

有一次他竟冒充毛主席的警卫员，让人家给扣住了。参谋长去领他的时候，将他狠狠训了一顿，说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也是好冒充的？整个一个骗子！他还振振有辞呢，说咱们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不是？那还不是跟警卫员差不多？好在他没干大坏事儿，无非是贪点小便宜，享受一下。麻烦在于他冒充惯了，上瘾了，谈恋爱的时候也照此办理。他家在大连郊区，对象是个电车司机，据说非常漂亮。第一次见面，他跟她吹嘘自己是个副团长，月工资 160（实际是 22 级，60 块钱）。70 年代初，160 当然不是个小数字，那姑娘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可结婚之后，这家伙老也不往家寄钱，他爱人即追问他一个月 160 块是怎么花的。他要么说寄给了他父亲，要么说支援了困难同志。可时间长了，他爱人起了疑心，一封人民来信告到了政治部，他始才说了实话。后来，他因为给老家买了一部解放牌卡车之事就被隔离反省了（当时的解放牌汽车属计划内军用物资，不准挪作他用）。已经当了司务长的刘启贵听了之后让我一块儿去看他，给他送营养品及过滤嘴香烟，把李参谋感动得不得了。我也觉得启贵可交，挺仁义，先前我说他巴结李参谋的话不对了，他就是那么个作派，并非就是个势利眼。说起李参谋经常冒充团以上首长的事，刘启贵还挺崇拜，说是他那个派头儿一看就是个大首长，咱怎么冒充也不像啊！

不久，我们就仿效李参谋，也冒充了一次。

这年的年底，我与刘启贵结伴回老家过春节，须半夜乘车。那时我们都是排级干部，无资格单独要车，而从部队到县城的火车站只有傍晚一趟班车，这就意味着我们须在那个脏乱差的候车室里呆近 6 个小时。我此前陪首长出过几次差，曾在他们的软席候车室候过车，里面可高级多了。我即跟刘启贵商量，软席候车室的服务员我认识，我每次来她总管我叫刘秘书，你装一回首长

好吗？刘启贵犹豫了一会儿，说是就怕装不像呢！我说，只要你将咱们这些大包小提寄存到暂存处，别让她看出咱是回家，而是公干，她就不会怀疑，剩下的事儿我来办。总之，我们两个是到了软席候车室就是了。这中间那服务员还进去倒了几次水，她相信我是秘书，又见我对刘启贵毕恭毕敬，只跟我说了一句，你这首长好年轻啊！我说人家是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中提上来的呢，还不年轻一点啊！可等我们上车的时候不行了，那服务员太热情，非要将我们送上车不可。而车是过路车，时不我待，我们大包小包提溜着往硬席车厢窜的时候，那服务员起了疑心，追着在后边喊，哎，你站住！刘启贵不听，继续窜，好歹上了车，无奈车挤门堵，他人上去了，一只脚却在门外，那服务员即抱着他的一条腿一边拉一边骂道，你下来！什么狗屁首长，整个一个骗子！三蹬两拽，即将他的大头鞋扒下一只。好在他的包里还有一双他平时不舍得穿的新皮鞋，要不可就麻烦了。待车开动起来，他埋怨我说，我说装不像吧？你不信，一级有一级的水平呢！

现在来说这件事，需要作许多注解了，如今的一些年轻人对冒充首长，为家乡买汽车犯错误之事，可能就不理解，你有钱想住什么宾馆就住什么宾馆，想坐什么车就坐什么车，还用着冒充首长了？可那时不行，当然还是因为穷啊。我这么写着的时候，不由得就十分地感慨，无论如何咱们的日子及诸多的服务设施还是一天好似一天了。



南沙护航。

侯小玲

在西沙南沙的岁月里

(宜兴) 侯小玲

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，参军是那个时代青年人最向往的。我凭借一副好身体参了军，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，被分配到海军某部医院当护理兵，很快就和其他新兵上了海南岛，一干就是22年。转业时我带着老海岛荣誉证书离开了海南岛。

在我的军旅生涯中，最难忘的莫过于在西沙南沙执行任务的那段日子。1974年10月的一天，我接到医院的任务，派我和外科一个护士到西沙巡防区卫生队工作，我高兴得蹦了起来。到西沙走一趟是我们医院许多人的梦想，那些男同志都不容易轮上，更不用说我们女同志了。不过，记得我们离开医院时，一些人也预言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逃回来。

永兴岛是个只有1.5平方公里大小的珊瑚礁，能望到的就是白色的海沙和高大的羊角树，尖嘴鸟算得上是这里的常住“居民”，岛上除了守岛部队外没有其他居民，我们成了岛上仅有的两个女性。闯进男人的世界，许多尴尬事令我们始料不及。刚进卫生队时，战士们像看动物似的跑来围观，那些热辣的目光和挑衅的话语能把我俩生吞了；最可恶的是由于岛上四季炎热没有浴室，战士们已习惯了光着膀子，穿着裤头在井边洗澡，全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后来巡防区领导下命令禁止战士们这样洗澡，我们才免去许多难堪。没有女浴室，我们洗澡成了问题。我俩决定自己解决，经过一番侦察选中了一个偏远些的水井为我们专用，再用一些木板搭了个简易棚，还是露天的，每次洗澡我俩得轮流洗，一个洗，另一个就得放哨兼打水，这样才能洗完一个澡。

我们的到来，使岛上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。战士们开始往卫生队跑得勤了，大病小病没病都光顾，卫生队的一些药品也紧张起来，队长只能看着摇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有趣的是渔民们不知怎么知道岛上来了女兵，也跑来看稀奇，经常上岛来卫生队看病，一时间卫生队成了岛上最忙碌最热闹的地方。放电影时，我们坐在哪里，哪里就会发生阵阵骚动，于是又有了一道命令，凡是开会看电影等活动，女兵坐在最中间，这才能使秩序好转。在岛上待的时间一长，与战士频繁接触，久而久之我竟然忘了自己是女的，有一天有个渔民带他老婆来岛上看病，我也跟着其他人

跑去看她，居然也看得津津有味，唉，我被男人世界给同化了。

岛上吃的蔬菜和饮水都是靠船运来，遇到台风 10 天半个月吃不上新鲜蔬菜，只得靠罐头打发日子，一到吃饭大伙儿就嚷嚷“咱们的肚子好像咸菜罐一样，里面尽是泡菜”。没有电视看，报纸书信要隔几天才能看到，生活单调贫乏。但也有惊心动魄的时候，台风是岛上的常客，每年要光顾 10 多次，它的来临会在岛上掀起一个个充满兴奋和刺激的波澜。每当台风过后，我们就会带上自制的渔叉拎上水桶脸盆赶海去，那情景就像赶走日本鬼子收缴战利品一样热闹，海滩上活蹦乱跳的石斑鱼、张牙舞爪的八脚鱼、五花八门的海螺遍地都是，随手拣起便是满桶满盆，战士们戏称台风送来海味给我们打牙祭了。但有一次台风的暴虐令我真正领教了它的厉害。

1974 年的 12 月，我们刚送走广东省春节慰问团，广播里传来 12 级台风的警报。冬季里刮台风，在当地是百年不遇的，却给我赶上了。没容得我兴奋多久台风就到了，整个岛子黑天黑地，台风挟着尖厉的哨声在海面上肆虐飞舞，巨浪铺天盖地，羊角树被刮得只剩下树干，我们的房子也在狂风中摇晃着。我和同伴蜷缩在宿舍里不敢动，刚才我被暴风堵在厕所里半天打不开门，只觉得世界末日到了，好不容易逃了回来。风越刮越大，岛屿就像海上狂浪中的小船，岌岌可危，惟一让我们感到宽慰的，是墙角那筐北京慰问团送来的大苹果，红灿灿的还散发着清香，使我们镇静下来。

台风过后不久，一个渔民被抬到卫生队，他的屁股被鲨鱼咬掉了一大块，我们花了一上午才给他缝合好。午饭后我的同伴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匆忙随补给船走了，我本可找个借口一起离岛，但经历了这场台风洗礼，我觉得自己还行，就留了下来。吃晚饭时操场上突然喧闹起来，我跑过去一看，哇！好恐怖啊！只

见摆了一地都是人的残肢断手，原来战士们上午从渔民那里买来一条大鲨鱼，开膛发现了这些人体残肢，想必是那些渔民遇到台风躲避不及而葬身鱼腹。我们惊恐之余又发起愁来，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？就地掩埋不合适，又不能丢到海里，讨论了半天最后还是采用战士们的主意，用岛上最多的装咸菜的罐子装那些残肢，等天亮后用船运走。我也参加了处理工作，每次触动那些残肢就让我头发麻脚发软手发抖。等一切处理完毕已是深夜，人们渐渐散去，我一个人回到宿舍瘫在地上，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坚强。屋外一片漆黑，一想到操场边那些冤死的幽灵，再看看我屋里那个老鹰标本，加上屋外野猫的嗷嗷叫声，吓得我也跟着野猫狂叫，为自己壮胆，惟恐那些冤鬼坐起来。我一夜不敢熄灯，期望那点昏黄的灯光能驱走鬼魔，这时心里直后悔白天没有跟船离岛。就这样在恐慌中熬过一夜，天一亮我赶紧把那只老鹰送人了，而那些大大小小的罐子也送上船运走了，愿那些不幸的人入土为安吧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“三八”妇女节到了。部队首长很关心我，特命炊事班为我一人加菜，晚上还安排了一场电影，放映前扩音器里传来“向坚守在西沙的女兵致敬！”这时全场掌声雷动，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我激动得不知怎样好，不过人还清醒，我起身向大家敬了个军礼！那份自豪无法形容，能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与男同志一起并肩守岛、挑战人生，这可是一份荣耀。

又过了几个月，我顺利完成了任务离开西沙。两年后我又一次来到西沙，不过这次是路过，一个更具挑战的任务等着我——首航南沙。

1977年5月，我被抽调到海上医疗组，将随船参加南沙护航任务。当时我国有两艘科学考察船——“向阳红五号”和“向阳红十号”在南太平洋进行科学探测，上级命令我海军前去接